

台湾搭车环岛流水账（下）

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

2019-05-25
23:15



Let's continue

花莲 0324-0327

23号从光复乡回到台东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想去吃宵夜的地方也关掉了，和host去超市买了酒和一些食材。他在家做了宵夜，两个人又聊了会儿，关于台湾，关于大陆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共同渴望的事情。

第二天一起吃了早餐，我在台湾的早餐就是吃蛋饼和吃蛋饼。因为铁人三项运动会，本来计划搭车的地点不行了。他骑摩托车送我到远一点的地方。

台湾东部搭车比较容易，线路少，只有台9和台11两条路。而且高速公路的级别和西部不一样，开放的，穿越市镇，在路边伸手就行，不用费心找什么匝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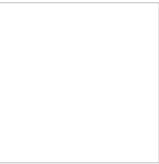
等了五六分钟（？），一辆面包靠边停了下来，说去不远处的都兰湾，确实太近了，也就三十公里吧，但往前挪就行。司机姓察，蒙古姓，祖上是内蒙的。是一个木匠，或者说木雕艺术家。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红色面包车，右边的车门都打不开，而且乘客座的上方还漏水。我就坐在后边的车厢里。

他说他去都兰湾捡漂流木。昨天在海边已经挑拣好，藏了起来。今天开车去把它们拉回家。

我说，为什么捡木头啊，常这么干么？

他说，买不起啊，木头很贵的。按说是不能捡的，这些法律上是公共财产。但你知道嘛，在海边也没人要，浪费掉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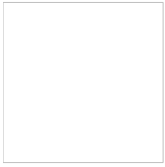
中间在一个很多游客和大巴都停下来拍照的海湾地方，他也把我放下来，让我看了看。风和浪，还有岸上原住民创作的一些木雕作品。



都兰湾一处

师傅是台北人，才搬过来台东工作，专业是打家具的木匠，业余用木头搞艺术创作。虽然年纪一把，还是有创作野心的。讲了下自己拜师学艺的故事，点评了下国内外木头艺术创作。这完全是我领域之外了，我只有干听的份儿。

到了他昨天藏木头的海边。因为毕竟不是合法的事情，我们还得把车停得远一些，免人疑心。然后从路边下了海滩。他给我指了指他看中的一段木头。



看，海边有棵山毛榉

山毛榉，他说，很棒的木头。你看看这纹路，而且很结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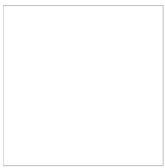
木头应该已经被山洪冲下来有一段时间了，海滩上风吹日晒潮打水拍，一副苍白。

他用电锯稍微肢解了下木头，说，你看这里边的颜色，很好的木头对不对？！

我：.....恩！

他说和旁边那些烂木头比一比就知道了。

旁边确实有很多已经糟烂的木头。不过我确实不懂这个，也不是我的稀罕之物，也不知道如何欣赏和珍惜。所以当他说要锯下来一块送给我带上路的时候，我坚决推辞了。



《游台惊梦》第五齣“盗木”

然后我们俩跟贼一样，一起合力把木头抬到他的车上。

到了都兰，和他道别之后，我继续搭车去花莲方向。

台东搭车的一个问题是，车流量不行，有时候路过的游客大巴比私家车还多，被大巴上居高临下有时候还冲我挥手的游客看得不好意思。

所以这次等得久了一些。当然还是有车停下来的，而且非常幸运，直接把我送到花莲。

司机台东人，但住在桃园，因为清明节要到了，她又想避开清明节交通高峰（台湾节假日的交通也是很恐怖的，我回台北的司机，吐槽一路，说和噩梦一样，“堵得我都睡着了！” 不知道睡着之后是不是又做了一个噩梦，double nightmare!），就提前回台东扫墓。

她还带着她的狗，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就一路上逗逗狗，和她有两句没两句的聊，然后就是外边海天一色的沿海公路，湛蓝无比。审美疲劳，我还睡着了，好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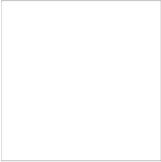
和台湾人说话多了久了，也就忘了他们独特的的国语口音。司机和她朋友打电话，开着外放，我从一个画面外的声音里又重新意识到这种台湾口音。司机的朋友很可爱，司机说她载了一个大陆的搭便车的游客，她朋友不相信。我在一边一直say hello，证明存在。司机说那要不要开视频啊。她说啊那不要了，我怕他看到我会上我。

我.....看窗外.....人类还是可以比窗外的山川草木更可爱的吧。

台湾人说话的方式口音应该都很难给人冒犯感，不自觉得亲切。也可能是台湾影视的影响，因为作为对比，粗鲁的表达常用闽南话。

到了花莲，我让司机直接把我放到去七星潭的一个路口，也省得我自己还要坐车再过来。

花莲是俯仰之间看山见海的地方，中央山脉北段在此抵达东部海岸线，山遇上海。所以海岸线在任何一处划过一个弧度成为海湾的时候，就能看见山的姿态，揽臂似要抱海。当然因为海岸的云雨天气，山也常在云雾之中。



到花莲

我在花莲的朋友，拿着他们某天散步拍到的清晰的山的面貌给我看，说这才是花莲最美丽的时候，是他们移居花莲的理由，而不是现在每日望着雨天云雾沮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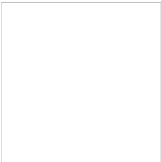
可云雾环绕，山海不分也不是坏事。

七星潭有不少游客，我一开始以为没公车，决定徒步8公里多，走向花莲市。路上遇见一个美国男生，看起来一脸心事，好像来台湾要寻找什么的样子。不过他说有公交车的，算是救了我一命，不然我走回去肯定又废掉。希望他在台湾找到了他要寻找的，至少也及时上了那晚回花莲的末班车。

在花莲的Host是我羡慕的台湾年轻人。因为台湾这样一个环境，允许他们就关心的各种议题发声，而且台湾年轻人也正是在这样做，即使因为政治立场或者阵营的区别，会被质疑和指责，但年轻人不关心自己未来的生存环境，干脆生下来就是退休的年纪好了。

Host和她的英国男友定居花莲没多久，带着我一起沿河穿巷，散步遛狗找吃的。然后一起热烈地讨论一些可以和大陆作为对比的问题，那些没有定论或者我们亦无如之何的事情。

第二天去了太鲁阁，虽然景色惹人，但一个人爬山hiking还是挺无聊的。第一条步道上遇见几个从台北结伴过来玩的阿姨，有一段山洞路竟然吓得她们不敢走，所以带着她们走了一段，看天气不好还送我了一个雨衣，下山的时候下雨正好用上。



Hole ly: 惊叹词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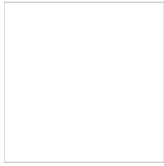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不着急回台北，又喜欢host，所以在花莲host家多住了一天。下午沿着美仑溪散步，河滨不少流浪狗，遇见一个喂狗的大叔，聊了会儿。听他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两岸时事。当然所说的倒是事实，并不是蒙蔽耳目无中生有，对大陆毫无知晓。只是一直强调说这些大陆人自己都不知道，大陆人都被政府蒙蔽啦这样的。我当然反驳了。

最后他决定骑车走了。

不过我也问自己，即使我们都知道，是这样的情况，so what? 我的态度和能力目前也就到so what这个阶段了。I feel sad cuz I know communism used to be more about actions instead of making ideological shits everyday.

最后一晚上和host以及她男朋友，一起吃了超好吃的咖喱。她男朋友在花莲居住期间和一条流浪狗混熟了，常跟着他散步。我们东躲西藏才甩开，甚至它都跑进来餐厅一次。

第二天早上一起吃了早饭后就依依不舍道别了。



走的那天花莲晴了

台北 0327-0329

早上要走一点路到台9线搭车。

走花东公路到宜兰。我本来计划到宜兰呆一晚，但对温泉也没什么兴趣，还是直接回台北好了，一百七十多公里，因为很多山路，所以要开三个多小时，而且最近道路上施工的也多。

出花莲市还走错路了，气得我先忘了累，然后忘了热。在一个路口等了会儿，多久忘了。一个送货的小车停了下来，可爱的大（看起来很大的size）小伙子，自我介绍叫毛毛（第三声），去新城送货，很近。

感觉毛毛和台湾的学生，台湾的无论是出于无聊，利益，兴趣关注政治社会议题的所有人都不同。他可能在每个国家地方都有，真的就是不太关心和了解上边在发生什么吧，自己目前和身边的生活最重要。我和他的聊天里没有我在台湾常被问到，或者自己提到的词汇和题目，当然相应的是他对大陆也是了解甚少，可这也没什么影响吧，我觉得两岸议题应该在毛毛投票的时候丝毫没有分量。

我下车之后在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等车，还是同样的问题，车流量不多。我搭车的手放下来比举起来的时间都长。真是大环境不行，我再想积极都没用。一个人的命运和时势真的有关。

当然还是等到了。黄师傅开着一辆破破的面包车停了下来，一路到台北，我真的是幸运的孩子。黄师傅六十岁了，老家在花莲，也是回来扫墓的，家住在新北和台北交界不远的地方。油漆工人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结婚有家有事业，然后一路上和我疯狂吐槽自己的小儿子，啊呀呀啊呀呀不结婚不好好工作又不想要孩子啊呀呀啊呀呀。我觉得我爸爸在别人面前可能也是这么说我的。听完我的自述，发现我和他二儿子差不多，但碍于我是外人的面子又不肯批评，就只说：哦你们现在年轻人这个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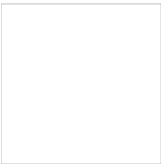
路上常问我一些有趣的问题，许多都是由于对大陆那边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好奇，但这种好奇心感觉也是因我而起，不会持久的，海峡两岸如何，他的平时生活里应该不太会有对这个问题的考虑，就是台湾本土的政治，他也几乎没有提到过。

然后路上就给我讲花莲或者宜兰到台北的路，因为他经常两边跑，所以和我说以前的路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现在还在修的有哪些，以前要路上要花多久，现在又如何。以前包括雪山隧道这些没打通之前，台北往返宜兰要走北部海岸公路，算是绕上一圈，而且山路不好走，事故也多。现在截弯取直，近多了，但一到节假日这条有隧道的路就堵，“堵好久，我都睡着了。我有时候还是走远路，山路不会困嘛。”

他的车子太老太破，车钥匙都磨损了，有时候不能启动车，然后和我说别慌，他还有备用的钥匙。中间停下来加油，然后车再也不能启动了，我就下来到后边推车，整个加油站的人都在笑，加气的要笑出气吧。

下午到了台北，他要往新北市汐止，把我送到了捷运南岗车站站，然后才开车掉头往回走。黄先生是个可爱的人，祝他生活和退休愉快。

在台北还要呆两个晚上。我看南岗离中央研究院不远，就走路过去在那里呆了一个下午。胡适公园和胡适墓就在旁边，公园里几块碑上刻着他生前说的或写的一些话，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啦，寥寥几笔也能见他的生前贡献。胡适在很多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人，尤其是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，虽然也被批评学术不精，“善作半卷书”（中国哲学史大纲·卷上，白话文学史·上卷），但民国政府还有台湾曾有这样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，当是幸事；于他而言，当日乘机离开北平，也应该是幸事一件吧。董作斌的墓也在那里，观出走台湾的学人命运总不免要和同时期的大陆对比，然后感慨。当然戒严时期的台湾，在思想界的一些手段在我们看来也不新鲜。胡适纪念馆和胡适故居在中央研究院里边，离史语所陈列馆很近。我在陈列馆里逗留了很久，许多展品和藏品价值非凡，可惜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时期的发掘和整理结果。之后形势上偏居一隅，学人则望洋兴叹。



殷墟，泉形小立雕，腹略凸，减肥中

晚上住三重区的host家，过淡水河，属新北市。我在下班高峰期徒步过桥，交通灯一变，身后的摩托车部队如同科幻片中的太空战舰吞吐出无数的战斗纵列，呼啸而过，车灯如流，连缀不断，如鱼龙舞，俯身探视桥下的淡水河，想象灯火阑珊处它蜿蜒而来的地方，神经被城市碾压捶打后休息片刻。

台北故宫始终没有时间去，最后一天去阳明山，天气依然炎热，爬七星山，刚抬出脚，一滴汗已经在脸梢准备好。两周前刚到台北的时候，下午背着还未下去的太阳爬东边的象山，在一个观景台上看101大楼，并不清晰，台北的盆地地形，即使没有霾，可能也很少有机会看清远处。到了七星山峰顶也是如此，浪费了如此开阔的视野。



下山就开心多了，不由自主鼓励迎面挣扎着往上爬的其他路人。路上几处还在冒气的硫磺坑，过去采集硫磺的地方，像淡水河的漕运一样，属于旧时的台北了。

然后就是吃吃喝喝。等待离开。
我当然还会回来的。我爱台湾。

